

老子演义

止庵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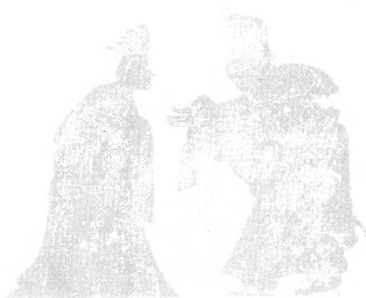
老子五千言 归根结底 即是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前一句讲道的规律 在于事物向着相反方面转化 后一句讲利用这一规律 所以置身于弱的一极 以期柔弱胜刚强 作者以道为惟一 认为此外不存在其他规律 其他选择



中華書局

止庵
著

老子演义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子演义/止庵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7

ISBN 978 - 7 - 101 - 05461 - 3

I. 老… II. 止… III. 老子 - 通俗读物
IV. B223.1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3363 号

书 名 老子演义

著 者 止 庵

责任编辑 马 燕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7¼ 插页 2 字数 130 千字

印 数 1 - 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5461 - 3

定 价 18.00 元

序

—

去年偶与朋友谈起，拟有关于《老子》之作；朋友说，你写过《樗下读庄》，当然该谈《老子》了。其实我倒不以为这么顺理成章。将近二十年前阅李泽厚著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，意思浅近，不过他把庄禅算作一路，孙老韩算作一路，倒对我启发不小。此前我尚且被通行之“老庄”说法束缚着呢。后来读到冯友兰著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原来他早就讲得明白：“实则《老》自《老》，庄自庄也。”然而冯氏此语亦自有据，即如其所说：“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，凡学说之相同者，如宋轻、尹文，皆列为一派，而老聃、庄周，则列为二派。”

《天下》晚出，绝非庄子所作，实乃一部先秦思想小史，于关尹、老聃云：“以本为精，以物为粗，以有积为不足，澹然独与神明居，古之道术有在于是

2 老子演义

者。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悦之，建之以常无有，主之以太一，以濡弱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。关尹曰：‘在己无居，形物自著。其动若水，其静若镜，其应若响。芴乎若亡，寂乎若清，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。未尝先人而常随人。’老聃曰：‘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谿；知其白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’人皆取先，己独取后，曰‘受天下之垢’；人皆取实，己独取虚，无藏也故有余，岿然而有余。其行身也，徐而不费，无为也而笑巧；人皆求福，己独曲全，曰‘苟免于咎’。以深为根，以约为纪，曰‘坚则毁矣，锐则挫矣’。常宽容于物，不削于人，可谓至极。关尹、老聃乎，古之博大真人哉。”于庄周则云：“芴漠无形，变化无常，死与生与，天地并与，神明往与。芒乎何之，忽乎何适，万物毕罗，莫足以归，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。庄周闻其风而悦之，以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，时恣纵而不儻，不以觭见之也。以天下为沉浊，不可与庄语，以卮言为曼衍，以重言为真，以寓言为广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而不敖倪于万物，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。其书虽瓌玮而连犛无伤也，其辞虽参差而诤诡可观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，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、无终始者为友。其于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閼而肆。其于宗也，可谓稠适而上遂矣。虽然，其应

于化而解于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来不蜕，芒乎昧乎，未之尽者。”

冯氏一番议论，最是鞭辟入里：“据此所述，《老》、庄之学之不同，已显然可见矣。此二段中，只‘澹然独与神明居’一语，可与‘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’之言，有相同的意义。除此外，吾人可见《老》学犹注意于先后、雌雄、荣辱、虚实等分别。知‘坚则毁’、‘锐则挫’，而注意于求不毁不挫之术。庄学则‘外死生，无终始’。《老》学所注意之事，实庄学认为不值得注意者也。”如果细读《庄》、《老》，当知二者实有本质区别。虽然《庄子》讲“道”，《老子》亦讲“道”；《庄子》说“道不当名”（《知北游》），《老子》亦说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（王弼本一章）；至于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与“澹然独与神明居”，皆指其所体会之道，乃无限超越于普通生活表象。然而《庄子》之道，并不同于《老子》之道。

概括说来，《庄子》之道是事物自然状态，乃是本来如此，如《知北游》所说：“天不得不高，地不得不广，日月不得不行，万物不得不昌，此其道与。”《老子》之道是世界根本规律，可以加以利用，如王弼本四十九章所说：“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

4 老子演义

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。”《庄子》讲“无为而为”或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前一“为”字作目的解，后一“为”字作行为解；《老子》讲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“无为”指行为，“无不为”指结果。从根本上讲，《庄子》哲学只涉及个人，而《老子》哲学针对社会。《庄子》说“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”（《逍遥游》），《老子》则津津乐道于“为天下”（王弼本十三章）、“取天下”（王弼本四十八章）。《庄子》说“夫圣人之治也，治外乎”（《应帝王》），与他人无关；《老子》之“圣人之治”（王弼本三章），显然是针对“民”或“百姓”的。如果各取一语为代表，《庄子》是“吾丧我”（《齐物论》），《老子》则是“柔弱胜刚强”（王弼本三十六章）。世间“老庄”一说，人云亦云，众口铄金，其实无甚道理。我前著《樗下读庄》，已经讲明此事，这回把《老子》重新研读一过，愈加确信无疑也。

二

从前写《樗下读庄》，曾说：“如果我们把《庄子》看成一脉人即庄学、庄学的后学和后学的后学的著述，那么作为其中被寓言化的原型的老子可能在庄学形成之前，而《老子》的作者则是在庄学

形成之后,即在庄学的后学与后学的后学之间。换句话说,《庄子》的大部分内容是完成于《老子》之前。”当时虽已读了《马王堆汉墓帛书(壹)》,却尚未见着《郭店楚墓竹简》;现在看来,这番话也许该作些修正。盖过去仅仅觉出《庄子》非一时一人之作,却未想到原来《老子》也是如此,而出土文献恰恰证实了这一点。

郭店楚简年代,多数论家以为在战国中期(约公元前三〇〇年左右)。其中有三组与帛书及其后通行各本《老子》有关,学者分别称之为《老子》甲、乙、丙,或《老子(A)》、《老子(B)》、《老子(C)》。当然这都是“姑妄言之”。楚简这一部分(确切地说是这几部分)真正名义如何,不得所知,根据后出文本予以命名,终究有些勉强。郭店楚简不止与《老子》有关者,这里因为话题只涉及这一方面,不如称之为“楚简甲”、“楚简乙”、“楚简丙”更其恰当。楚简甲相当于王弼本《老子》十九章、六十六章、四十六章中段和下段、三十章上段和中段、十五章、六十四章下段、三十七章、六十三章、二章、三十二章,二十五章、五章中段,十六章上段,六十四章上段、五十六章、五十七章,五十五章、四十四章、四十章、九章。楚简乙相当于王弼本《老子》五十九章、四十八章上段、二十章上段、

6 老子演义

十三章,四十一章,五十二章中段、四十五章、五十四章。楚简丙有十四枚不见于帛书以后各《老子》,学者另分出为《太一生水》,此举未必合理;其余部分相当于王弼本《老子》十七章、十八章,三十五章、三十一章中段和下段,六十四章下段。总共二千余字。单论与今本《老子》相合部分,约为后者的五分之二。其中六十四章下段,既见于楚简甲,复见于楚简丙,字句略有出入。

这样就有两种意见。一曰楚简甲、乙、丙,并不属于同一整体,而是各自独立的三种文本,但均可以视为《老子》前身,以后融合为一体,并补充新的成分,成为今本《老子》。一曰三组竹简乃是选本,或删节本,战国早期已有《老子》书在,且较郭店楚简三组的总和为多。先秦文献中与今本《老子》重复而不见于楚简者,也被后者视为这一据说早已存在的全本《老子》的内容。这未免有先入为主之嫌。在没有更早于郭店楚简之有关《老子》文献出土前,我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。

按照前一说法,《老子》之形成过程为时不短;而此一过程,基本上完成在帛书《老子》之前,即汉初时候。据此重新审视《庄子》与《老子》的关系,或许会对《庄子》与《老子》某些话语重复的问题,有一更为切实的认识。《庄子》中与今本《老子》

重复的话语,情况并不相同,不能一概而论。其中前冠有“老子曰”、“老聃曰”、“故曰”、“故”和“夫”者,指为引文尚且说的过去;若是行文中有一两句相近,乃至连文字都不一致者,譬如《庄子·应帝王》之“明王之治,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,化贷万物而民弗恃,有莫举名,使物自喜,立乎不测,而游于无有者也”与《老子》王弼本七十七章之“是以圣人为而不恃,功成而不处,其不欲见贤”,也说成有所沿袭,则未免牵强附会。盖发此论者,头脑中尚有《老子》五千言早出的印象在也。

《庄子》文本驳杂,自相矛盾,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,且早出与晚出,亦非过去区分以内篇与外杂篇那么简单。内篇中有庄学后学之后学作品属入,外、杂篇中有属于庄学或庄子后学的篇章,而这些篇章中又夹杂着晚出段落。所以泛言《庄子》,最容易生出偏差,须得看在《庄子》哪一篇,又在哪一段也。譬如外篇《知北游》,立论甚为精辟,与内篇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相当,然则“知北游于玄水之上”一节中之“夫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,故圣人行不言之教。道不可致,德不可至。仁可为也,义可亏也,礼相伪也。故曰‘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。礼者,道之华而乱之道也’。故曰‘为道者日损,损之又损之以至

于无为,无为而不无为也’”一段,早经论家指出其为后人篡改。恰恰其中颇有与《老子》重复之处,然而只不过涉及这很可能是篡改的一小段话而已,既不能代表《知北游》其余部分,亦不能代表《庄子》全书。也就是说,不宜将《庄子》视为一个整体,当作推论的依据。

《庄子》与《老子》重复话语,有见于楚简者,如《庚桑楚》之“老子曰:‘……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嗟,和之至也’”,在楚简甲;《胠篋》之“故曰‘大巧若拙’”,《在宥》之“故贵以身于为天下,则可以托天下;爱以身于为天下,则可以寄天下”,《寓言》之“老子曰:‘……大白若辱,盛德若不足’”,《让王》之“唯无以天下为者,可以托天下也”,在楚简乙。有仅仅见于今本《老子》者,如《胠篋》之“故曰‘鱼不可脱于渊,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’”,在帛书相当于王弼本三十六章处;《达生》之“是谓为而不恃,长而不宰”,在相当于王弼本十章及五十一章处。上述二者实有区别。即以前述《知北游》之一段话为例。“夫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,故圣人行不言之教”,近乎《老子》帛书之“[知者]弗言,言者弗知”(王弼本五十六章)和“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,行[不言之教]”(王弼本二章);“故曰‘为道者日损,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,无为而不无为也’”与帛

书相当于王弼本三十八章部分基本一致，而这些又分别见于楚简甲、乙中。又“故曰‘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礼者，道之华而乱之道也’”，与帛书相当于王弼本三十八章部分大体相合，却为楚简所无。前二句有可能是引自作为《老子》前身的楚简；至于后一句，或许别有所本，未必一定是从《老子》中来也。

《庄子》不是一时一人之作，其可能沿用《老子》者已如上所述；《老子》之形成亦自有过程，其间未必不曾取材于其他文本，甚至包括《庄子》某些段落在内。那些今本《老子》所有而楚简所无的部分，尤其可能如此。譬如，《庄子·大宗师》之“夫道，……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”，与《老子》帛书之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（王弼本二十五章）；《庄子·胠篋》之“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？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，当是时也，民结绳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安其居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。若此之时，则至治已”，与《老子》帛书之“小邦寡民，使十百人之器毋用，使民重死而远徙。有车舟无所乘之，有甲兵无所陈[之，使民复结绳而]用之。甘其

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安其居，邻邦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至[老死不相往来]”(王弼本八十章)；《庄子·天地》之“且夫失性有五：一曰五色乱目，使目不明；二曰五声乱耳，使耳不聪；三曰五臭薰鼻，困悞中颡；四曰五味浊口，使口厉爽；五曰趣舍滑心，使性飞扬。此五者，皆生之害也”，与《老子》帛书之“五色使人目盲，驰骋田猎使人[心发狂]，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，五味使人之口爽，五音使人之耳聋。是以圣人之治也，为腹不[为目]，故去此取彼”(王弼本十二章)，实在很难断言究竟《老子》在先，抑或《庄子》相应段落在先。

三

《庄子》一书中，有关老子或老聃的段落很多，计《养生主》有“老聃死”，《德充符》有“鲁有兀者叔山无趾”，《应帝王》有“阳子居见老聃”，《在宥》有“崔瞿问于老聃曰”，《天地》有“夫子问于老聃曰”，《天道》有“孔子西藏书于周室”，“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”，《天运》有“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”，“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”，“孔子见老聃归”，“孔子谓老聃曰”，《田子方》有“孔子见老聃”，《知北游》有“孔子问于老聃曰”，《庚桑楚》有

“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”，《则阳》有“柏矩学于老聃”，《寓言》有“阳子居南之沛”，《天下》有“以本为精”；此外《外物》尚有“老莱子之弟子出薪”。今本《老子》某些与《庄子》重复话语，就见于这些段落之中。《庄子》中之老子，本是一寓言人物，与那里的孔子、庄子本人，乃至许多稀奇古怪名字相当，我亦不把这些老子言论一概当真。不过可以由此得一启示，即当时（指一段时间之内）记载老子言论的文献或许不止三组楚简；例如《庄子》上述段落，亦未始不可视为有关老子的原始文本，假如它们出现在今本《老子》之前的话。如果把《庄子》与今本《老子》重复之处，全都指为取自《老子》；那么对此外这些为《老子》所不载的老子言论，又该是如何说法呢。

《庄子》上述章节中的老子，乃是一个复杂形象，有时是庄子及其后学的化身，所说与今本《老子》不无抵触之处，譬如《天运》之“使道而可献，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；使道而可进，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；使道而可以告人，则人莫不告其兄弟；使道而可以与人，则人莫不与其子孙”，便与《老子》帛书之“故立天子，置三卿，虽有拱之璧以先驷马，不如坐而进此”（王弼本六十二章）不合。不过此一老子，更多时候还是后学之后学面目，抨击仁义

尤为著力。如《在宥》云：“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撙人之心，尧舜于是乎股无肱，胫无毛，以养天下之形，愁其五藏以为仁义，矜其血气以规法度。”《天道》云：“夫子亦放德而行，循道而趋，已至矣；又何偈偈乎揭仁义，若击鼓而求亡子焉。”《天运》云：“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，乱莫大焉。”这样的话，不见于三组楚简，却与今本《老子》某些章节意思相符，譬如十九章之“绝仁弃义”，三十八章之“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”，皆是也。

论家指出，楚简与今本《老子》思想上的重要差别，是并不直接反对儒家的仁义学说。我联想到《庄子》中那个激烈攻击仁义的老子，颇有些怀疑在由楚简到今本亦即《老子》形成过程中，《庄子》某些章节（或者其所代表的思想）对于《老子》这一观念变化，可能起过一定作用。这里有个例子。《庄子·胠篋》说：“故绝圣弃知，大盗乃止。”《在宥》也说：“故曰‘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’。”后一段乃是引述老聃的话。而相当于王弼本《老子》十九章处，楚简乙作“绝智弃辩，民利百倍”，帛书却作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”，意思颇为不同。其本诸《庄子》之语而修改乎。

我这么讲话，倒不是一口咬定今本《老子》出于《庄子》之后。如前所述，《庄子》并非一时一人

之作，上述章节，多系庄子后学之后学所作，未必早出；甫面世时，也未必就在《庄子》之列。其较早出者，或另有所本；较晚出者，或袭自今本《老子》较之楚简增出部分也未可知。《老子》增出部分或别有取材，其中不排除某些后来归属于《庄子》的章节。《老》、《庄》关系，可能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复杂得多，绝非简单的《庄》本《老》，或《老》本《庄》，多半还是在各自形成的过程中，互相有所影响。这里要强调的是，上述抨击仁义的言论，于《庄子》是晚出，于《老子》亦为晚出，——以楚简比帛书《老子》可知，以“绝智弃辩”比“绝圣弃智”可知，而凡此种种，皆不支持有一全本《老子》早出之说也。

四

《韩非子》中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二篇。《解老》引文涉及王弼本《老子》之三十八章、五十八章、五十九章、六十章、四十六章、十四章、一章、五十章、六十七章、五十三章和五十四章。《喻老》引文涉及王弼本《老子》之四十六章、五十四章、二十六章、三十六章、六十三章、六十四章、五十二章、七十一章、四十七章、四十一章、三十三章和二十七

章。其中四十六章、六十四章和六十三章见于楚简甲,五十九章、四十一章、五十二章和五十四章见于楚简乙,六十四章又见于楚简丙,其余各章则为楚简所无。二篇所引《老子》之顺序,与楚简及帛书《老子》均不相同。

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皆为摘句诠释,二篇之作者所见原本,或许比所谈及的为多;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,即其所见只有这些,乃是不同于今本的另一《老子》前身。又王力指出:“《解老》多精到语,《喻老》则粗浅而失玄旨,疑出二人手笔。”果然如此,则《解老》所“解”与《喻老》所“喻”,依据又未必是同一种《老子》。

我们且将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所引《老子》,与楚简及帛书《老子》作一比较。其中涉及相当于王弼本五十九章、四十一章和五十四章者,二篇之引文与楚简、帛书除个别字句外,基本一致,可以认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。相当于王弼本六十四章部分,在楚简甲中分为互不相干的两段,故上文称作六十四章下段和六十四章上段,六十四章下段又见于楚简丙中。帛书甲、乙本,均合为一段。《喻老》有两段文字,含有该章引文,一为“其安易持,其未兆易谋”,一为“欲不欲,而不贵难得之货”、“学不学,复归众人之所过”和“恃万物之自然而